

(一) 共通之行

(1) 在何處降生，有何稀有之兆。誕生後，被母親遺棄，備嘗生活艱困之行狀

那麼，法傑果倉巴·袞布多傑(ཚོང་ཚང་བ་མགོན་པོ་རྗེ་ཞེ་)，眾生們之吉祥護君，為了隨順眾生為人子女之習俗，出生後艱苦承續家業。

這次為了利益眾生，以此種色身降生。降生在哪呢？在一般所說的「堪忍世間」^[23](མི་མཇིང་བཇིང་ཉེན་)之境內，如四大洲等各洲之中的地方。亦即是現在之此洲，於其中之南^[24](ལྷོ་)、蕃兩地之交界，名叫南岩^[25](即洛扎)之地。此地曾是傑馬爾巴譯師^[26]，與努·南開寧波^[27]等等，諸多善巧成就者誕生地，亦是聲明、因明等等之五明，經律論三藏，事部、行部等等四密續之聞習講說發達之所在。

[23] མི་མཇིང་བཇིང་ཉེན་ 不.懼.圯.憑.，字面意思：此世間人是沒在怕的，都很能忍，故意譯作「堪忍世間」，即娑婆世界。「娑婆Sahā」是梵文音譯轉音，也音譯作索訶，意思「忍」。不是《詩經》之「娑婆」繽紛起舞的美好世界，兩詞正好相反。指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此世界眾生，居然能安忍於十惡，忍受諸煩惱，不肯出離，故名為「堪忍」。「娑婆」又意譯作雜惡、雜會、忍土，故知娑婆刹土，實為三惡五趣雜會之所，眾生因循慣習，或無知無警醒故，自堪忍受，如駝鳥將頭埋沙，倒也常住久安，故此世界，名「堪忍」世界。

[24] ལྷོ་ 南.，音譯珞，地名，傳統上指衛藏南方，大約今不丹、西藏交界處。

[25] ལྷོ་བྲག་ 南.岩.，音譯洛扎，即今山南縣洛扎附近。

[26] རྗེ་མར་པ་ 傑.mar.pa.，傑馬爾巴，大手印法的西藏初祖，傑密勒日巴的上師。

[27] གཏུབ་ནམ་མཁའི་སློང་པོ་ 努.朗.空.之.心.，努氏·南開寧波，蓮師二十五弟子之一。

師心想：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。

母親說：「你其實不是蒙譽他兒子，你是有錢人醫生罕譽 (དཀོན་གཤམ་) 之子。來！現在介紹新阿爸罕譽給你認識！我跟你舅舅會送你馬與綠松石等等，會給你很多財產。你若跟了蒙譽，他只能留給你兩塊薄田感謝你孝養之恩。你來作我們的好兒子，對我們三方都有好處，這建議你好好聽進去！」

仁波切心想：「阿爸有可能是醫生罕譽，然而蒙譽他獨自一人把我拉拔大，百般疼愛我，他就阿爸。他若死了，我就是會比較想念他，現在我若作對不起他的事，獨自享福開心，有何意義？」思及此，想對阿媽說說出心裡話，便開口道：「是您早先在我年幼時，遺棄我，現長大了，我替人唸經賺錢維生至今，阿爸都是舊的那個爸，哪會有另一個？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道。

母親曰：「你不愛聽就拉倒，我好好跟你說，你不聽。」

又道：「喂！兒啊，我是為你好，要當作好話來聽！你只是捨不得蒙譽他而已，不識好歹，真是他養的沒錯！」不論仁波切如何解釋，母親都聽不進去。

後來，仁波切回憶道：「若當時聽了母親的建議，父親蒙譽一定會自殺。就算不自殺，也會痛苦致死，我會報答他的養育之恩。對於

(3) 淨治學習之宿業醒，斷除世間知識之疑惑故，聞習佛法之行狀

法傑果倉巴 16 歲時，嫻熟了世間大部分學問，開始有了出離之深切心，想到：「厭離^[51]輪迴之痛苦根深故，無論如何，應該要修習個佛法。」此想法常蘊習於心故，出離之信念堅定，堅定出離乃佛法之基礎。

仁波切回憶道：「吾之此信念，在小孩的時候，出離心比就比其他孩童都大。凡見到教授師^[52]，都恭敬地聽受佛法，求加持，祈請得到法。又關於聽受佛法，之前，有位堪布名叫益語(ཉི་སྐད་)，我從其聞習佛法次第，有了這樣的體悟：『萬法，心也；心，空也。』像這樣不同之體悟，是我與法有宿緣。」

其他在教授師方面還有：從教授師咸(འཇམ་)聞習《道次第》；從教授師空(སྟོང་)聞習《中觀論》；從教授師玉甫(ཡུ་པོ་)學習《入菩薩行論》，教授師尚(འཇམ་)聞習《略釋》。還有聞習其它很多法，完整學習。

[51] 「厭離(ངེས་འདུང་)」，梵文niryāṇa，是佛陀教義裡，覺悟解脫的初步。切莫與「厭世」自殺搞混。「厭」是「饜」的古字，「夠了」的意思。《玉篇》饜，飽也，足也。「離」指出離、離欲。故所謂「厭離」，就是明白了世間事如鬼打牆，大至歷史、小至人事，人的欲望執著心一日不停，災難就一再重複不得停。若明白夠了(饜)，想要「離」開這個遞迴的程式，就是解脫的開始。換成現代語，就是沉迷在如同VR實境遊戲般的世間網吧，想通了，知道需先登出帳號。此比喻中的「夠了，必須登出」的心態，即是指出離。

[52] ལྷོ་བ་དཔོན་習.傳，老師，學問或工藝的師傅，對應佛教名詞的教授師，阿闍黎，師父。